方舟集卷九

宋 李石 撰

論

釋老論

天下之人可與為善也久矣自釋氏之寂滅老氏之清淨則梟者益孳誘天下之人而納之於善雖聖人不能使也必以中國聖人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三綱五常可以修身可以治人粲然人倫具矣二氏者本物外

為己之學初絶意於世然不即人而人即之何也人性之樂於為善二氏者適以為聖人之助甚多凡趨福而避禍惜生而惡死人情之所同其徒因此求售曰我可以致福我可以得生凡有求者無不獲於是始抗衡吾道有從之而熾其說者紛紛多吾儒矣佛氏者起於秦漢之金狄而其書肇於張騫傅毅蔡愔譯梵音以為華言其書則中國之書其真其妄有無不辨也老氏者起於黄帝孔子猶及問禮其文五千言孔子未嘗及之至秦

漢之君其徒得以簧鼓天下二氏之教因以流傳誠使中國儆其教以立治寂寞而自樂清淨而無為無亂兵以擾其耕稼無煩刑以濫其誅戮驅天下之民而納之於善雖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復生無以易此説也何至與之相矛盾而乍興乍廢乎悲夫

或曰佛生於魯莊公之世昔人謂常星不見夜明是也老子孔子相先後以生皆周之末年三聖人者幾若並生間世一何盛也曰斯三教相抗也歟誠使三聖人易

地而出必不默默忘言皆能倡教為百世師也孔子六經祖述憲章皆大中至正之道純帝而帝純王而王亘天地窮古今萬物共由出入之塗也老氏為周藏室史與彭籛相望史官也雖孔子知有其人列子莊子相與羽翼其說其流為虛無者非老氏本心也若乃佛氏左衽祝髮其棄五常廢人倫非與世大戾乎而舉世安之其徒今皆吾民則奈何文中子曰佛西方聖人亦以書為信也大抵窮理盡性使學者入道與周易頗合誠能

去其不合而用其合則教通矣

孔子以六經述堯舜文武周公之道以輔成中國之治其曰攻異端者恐其害治也漢唐諸子以六經所出尊孔子之教併取二氏者排斥之韓愈是也其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之也二氏者導人以惡為性乎將以空寂虛無為雜也又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若其絕滅禮樂搥提仁義吾無取焉嗚呼墨翟尚同兼愛而愈取之佛不尚同乎佛不兼愛乎徇偏曲之私而忘其

公特瑕疵之小而廢其大取墨去佛則愈於論性亦偏矣祠廟象設黄帝周公孔子以來有之不獨釋老寺觀也佛氏有祠起於鴻臚寺以待四夷賔容其流為白馬寺像則銅狄之遺也老氏有祠起於周穆王化人之宫成於蓬萊三山金玉之闕至唐以李氏所祖為玄元皇帝廟曰太極曰洪禧散之郡國各以其徒實之曰道士曰僧祇其教因以大振於世非特丹青金碧之美而又取山川嶽瀆勝處以敞其居唯人主之好惡去取不

常至於風雨不動俎豆以時獨吾夫子之祠視二氏有間矣按唐六典道士觀總一千六百八十其號曰法師威儀師律師鍊師居之僧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其號曰禪師法師律師居之僧道男女以別以有行業充住持主其事官給五戒祠牒有違教者官糾之以法方外離俗斷愛名出家至麗之於法其於二聖人可羞乎或問佛以寂滅老以清淨為治氣養心之術以之修身則有餘矣其曰息門桑門息為胎息之息桑沙則息之

訛音本佛氏出也曰神人曰至人曰異人其流為神仙
轉丹煉氣按摩導引老氏出也渾之以鬼神行之以福
業老氏本以靈寶十齋為度世曰三十三天二十八天
三清上境三十六宮無極至尊不可思議果何說乎佛
氏以六波羅蜜為戒定三千大千世界一十八天八萬
四千由旬無有是處果何說乎凡此二氏欲用其教去
其空虛詭幻無益於身而有害於教者可也

朋黨論上

朋黨立論嘗起於小人而無預於君子何也君子者無心之心小人則有心之心也無心之心則於是非利害勝不勝無較焉小人則有心之心一切反是睚眦於錙銖頡頏於毫髮力以取勝勝以求鬬鬬不得其敵則如狂猘如蝮蛇不得一肆其毒則必嚙土木噬草棘以發其怒乃已此有心之心也故鬬不已則勝常在小人不勝常在君子此小人之指君子而為說出於有心之心也君子端不以是疑小人以幸一勝處以無心之心也

在易渙之為卦渙散也君子不立黨以處小人而主於散也馬則乘之逃其黨於方來也机則據之拒其黨於適中也躬則安之求免其身以無悔也至於六四則曰渙其羣渙有丘匪夷所思何也不得已君子與小人並位內不招權外不幸名居高明之地綽綽然於是非利害無所決擇不以小人為險陷而疑之處之以無心而已由是以知朋黨之論嘗起於小人以陷君子也向使君子亦以是指小人是敵也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鬬

心一萌則儺君子者多而小人嘗勝君子嘗不勝是以勝不勝為分別也善乎箕子之言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此威福之大柄不可一日假之臣下然則為小人竊弄所以兆成朋黨之禍誠使人主執其大柄於上以分別是非利害雖陰陽不得用其變矧小人乎夫如是則防萌杜漸漢唐之禍可不作矣

朋黨論下

以治生亂兆於無形以成有形者朋黨之論也方其治也豈自意其必亂也哉其所謂無形者君子小人之不辨也君子指小人為黨小人亦指君子為黨其始也好惡是非之名異朋起而附和之日寖月滛因無形以兆有形而天下受其患而命之曰朋黨者好惡無別而是非得以相雜揉於無形之中此治之所以生亂也逮其既亂也天下後世有公議者出焉曰此君子此小人君子無黨小人指君子為黨則亦已晚矣方其隱於無形

也離婁不能以目視師曠不能以耳聽而孟賁不能以力奪唯人主能操威福大柄而公其君子小人之辨以明是非之塗如堯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未始有朋黨立名者威福大柄獨攬之於上耳馬與鹿有形之物至易辨耳趙高乃指鹿為馬取其疑似者以為之形以收秦人之權而用之御史不敢訶諫官不敢議者其兆在於以横議殺處士杜塞能言者之口以至是也漢之田蚡竇嬰各用其黨有首鼠兩禿翁而不敢正言其誰君子

以汚君子勢則小人以脅君子君子袖手無術然後流竄誅戮隨之如曰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唐人凡幾牛李耶張九齡曰小者苟得一變而為阿私大者分義再變而為朋黨又文帝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夫以黨比之賊更有甚者難易之别也嗚呼漢以朋黨兆成恭阜之禍唐以朋黨兆成藩鎮之禍皆以治生亂自其無形以兆於有形者然則朋黨之論大矣如之何其去之竊以兩漢唐終其說可使如漢不可使如唐何也漢之

正論勝唐之正論不勝二者又從而涵涵焉勝之君子恃之以無恐不勝小人恃之以無恐則歸之曰天待其天定者然後為之謀不然雖上之人亦無如之何

時才論

天有逆順人有去就逆則去之順則就之豈能以人勝天也哉亦因其時而已時者天之機也君子探其機而用之以為是非利害之擇以明禍福榮辱之由因其機而審其時足矣小人則反是也就逆以為順去順以就

逆拂天以求人蓋有幸而得之於其始者故其類靡然下風而從之其終也率至於敗績覆壓卒為天下後世笑唾之不免者拂天機以求勝而自謂彼時此時之不同也然則付之於自然之數各因類以持世足矣傳曰否泰反其類也且泰未必皆君子蓋常在君子而變在小人否未必皆小人蓋常在小人而變在君子彙征吉亨彙貞吉亨曰征曰貞此自然不可執不可易之數也且世豈有常君子常小人也哉各以其勢論之則彼一

時此一時人才判然矣堯舜在上十六相與四凶並處文武在上十亂與二叔接迹此常在君子而變在小人也商紂在上箕子比干與飛廉惡來共事漢成在上蕭望之劉向與弘恭石顯同朝此常在小人而變在君子也譬夫天之寒暑二氣之運自然之理也當寒不可使起蟄當暑不可使造氷世之所謂時才者蓋亦隨時之去來也孔子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不識則謂行藏何事而獨許顏子共之而自曾閔以下不得預何也蓋諸

彼則刻意庶獄凡吾道之所謂無偏無黨立為皇極合衆人所長而用之彼隨時變化以幸得富貴君子少而小人多否泰之往來所以治少而亂多也

崔浩髙允論

君子之於天下事也欲求其通故學欲其博事通而學博則必揜衆取名名之所歸責之所生一身有所未安況欲以此謀天下之事乎所謂通者於文武則曰兼資於儒墨則曰並用於三才則曰無不知於六藝則曰無

不習求欲揜衆人而直出其表者好名之累也殊不知
昔之君子有其善而不居故能兼衆人之善棄其智而
弗用故能合衆人之智其於名也退然不敢專美卒之
天下以名歸之方且泛然受悠悠然辭若有不得已居此
名者斯其所以安其身推其身之餘以及天下事則亦
綽綽無難矣崔浩高允二臣者魏之起燕代而伯中國
二臣力居多事通而學博猶一體之人也崔浩不免殺
身高允獨能自全者史氏於浩傳不甚著其事於高允

傳明浩之所以死者加詳愚請合而論之談兵則有敗衂之禍為史則有漏洩之禍占天則有窺測之禍有一於是足以殺身況欲合三者以爭名於三事也欲其無不通於三者之學也欲其無不博而欲以是幸免於亂世之禍乎浩固自取允亦有幸免者魏起燕代用兵中國浩為謀主帷幄坐勝所至策勲而允亦參樂平王軍以西破楊難當此其知兵相似也浩以三公領國史允奉詔分掌其事浩雖專其職而允用力居多此其述史

相似也浩初以占天精於風角用以策敵而允以律歷為淺事以難浩說此其占天相似也夫合三說以相似然浩竟以此殺身而允獨幸免以令名始終者有由矣且二人以儒知兵浩之事魏三君課功居多允視浩為晚進適時少事得以雍容俎豆不由汗馬取名如占天星歷災異五行二人之學非獨相似人謂允過於浩也浩為三公允甫以著作起家同領國史所志太祖以下三朝多出允筆浩主其要而已竟以此受禍允獨恃景

穆芘護不死者人固有幸不幸哉大抵以多事為通以多學為博浩則抗之以濶又為郄標之徒所誤如刻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如以五星聚東井不欲東伐又援漢元年十月之占以自亂與允反覆辯論允則雖明災異之學不肯對人言之又知浩之必不免預形於言此其獨保令名壽考以終者得非以其廉於取名者歟浩生平自比子房君臣相訣以為近似使其果有明哲保身之慮則有封留之足從赤松子隱去否則勇退急流不

以名捹衆其庻幾乎嗚呼士大夫之心術平昔處學問居富貴者了了於性理不可不自厚也浩不信佛不談老莊未礙也其妻佞佛浩取其書裂投溷中夫佛書者華言而梵學與中國書同文之一豈耆其腐之可污乎又以殘酷殺李順一事其報應亦昭昭矣允心術所感誠有異於浩者幼嘗為浮屠為塞上公詩有齊得喪忘物我浩然世外之意其行諸州獄務矜恤多所貸縱以庶平稱又挺身以明罪多於浩帝怒反免所坐僅吏數十

百家五族之誅此何止千人之活而已乎因觀史氏所載崔浩髙允同罪異罰故合二人論之以為君子擠衆取名之戒

巧官論

君子之仕也其進曰有道其退曰有命道在人則審巳之道深淺大小以為仕之所得於世之軒輕不茍進也命在天則安於天之所以予我者厚薄不自執以為巳之累曰斯天也我何預焉如是則君子之仕進退之分

決矣若夫小人之仕則反是以進為命而以退為道命則曰我當得之道則曰不合則去故為僞為佞為傾為險為幸為術皆巧於宦者也飾虛誕以為真曰僞崇諛媚以為智曰佞掩衆人以取名曰傾啓禍害以自利曰險多端倪以有卜曰幸立機數以罔上曰術六者異名而同巧也得其一二者已足為名世小人矧兼六巧之全者其禍害可勝諱哉何謂僞飾其外而忘其內陟其華而無其實衒死鼠以為璞售蠟箠以為鞭緜以象恭

欺堯少正卯以偽行欺魯此飾虛誕以為真也何謂佞
順適逢君而自以為智乏骨鯁之操無忠亮之節祝鮀
求容於衛而幸免禍害梁丘據取媚於齊而無所可否
此崇諛媚以為智也何謂傾陷人之尤以爭名於朝者
美錦覆穽而欲人不知含沙射影而欲人不寤王導殺
周伯仁以博金印褚淵賣友粲以取富貴此掩衆人以
取名也何謂險面狠而愎心凶而戾人知惡之而無以
勝之人欲殺之而無以先之如蝮虵之含毒鬼車之煽

怪盧杞姦詭而主不知王莽簒逆而主不寤此啓禍害以自利者也何謂幸其說之晦昧於中其氣之淩蔑於外如甘酒之適口如美色之悅目公孫弘多陳事端馮道之脫免備位此多端侻以有卜也何謂術挾主以為市不顧主之利害而以身試術也小者亂一國大者亂天下操術之不仁也踊貴則利人之刑棺肆則祈人之疫皆凶術也蘇秦以術亂六國張儀復以其術而轘之於燕晁錯以術削七國袁盎用其術而戮之於漢此立

機數以罔上也嗟夫祿仕者名之所在君子小人之所同欲君子則有道以定命小人則巧以自致而唯六者之趨患得患失不顧利害是非營營求所以為干進之塗必有一於此者真天下之小人也孔子致嚴於徼小人者亦懍懍矣戰國游說大抵多六巧之志思有以大矯拂之曰先進於禮樂如用之則寧為野人不為君子利害是非徇吾道死生以定天命而已其以史魚為直以遽伯玉為君子又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專以懲

小人之巧於仕也或曰有君子而猶不免於巧者是亦小人也巧於殺人以爭名當世豈直道君子哉孟子所謂枉尋直尺可也叔孫通以五百弟子自援不能蓋二生之愧董生以儒學名世不能掩殺主父偃之羞姚元崇不死武氏既為宰相偽疾以陷魏知古其巧尚何求故備論之以為小人之戒

蜀邊論

天地遠近之不可窮乎古今見聞之不可盡乎不可窮

而窮之以此之近而況彼之遠曰天地之限也不可盡而盡之以我之聞而接人之見曰古今之事也此四夷之殊宜制禦之異用也且以天地遠近既有一定之限一見之一聞之足矣而古今制禦之道有不可窮不可盡者以此之一隅反彼之三隅者猶是也故遠近復有遠近有不勝其聞不勝其見而欲窮之盡之四夷制禦之變舉積諸此也吾蜀之西南夷特以中國遠近見聞所及者自先王以來端以秦漢為兆亂之始浸淫乎唐

合矣且雲南與吐蕃以六城為距離合不常之國也越巂去吐蕃不數山可使之離不可使之合則中國利害之決也唐開元以前雲南未嘗畔漢爰自鮮于仲通李宓貪求邊功以致生事蕃蠻合而讎我者五十六年不解閣羅鳳入寇成都是也大歷間雲南求再納款張延賞懲前患拒其請至韋皋則開戎州路而許其來且前日越巂唐人封疆之內故皋得以拓土不已仰惟國家棄清谿關外地以遠之此閉玉門之時也如皋復開一路

其鐔隙如開鼠穴不患其不來矣利其納款之物而啟其內侮之心禍可勝諱哉嗚呼任生事之人而欲其無事用貪功之人而欲其不貪天下豈有此理當上體藝祖所以棄地懷遠之意擇人而任之則蜀邊可久於無事矣

淮蜀論

言固有大小也大言之則為迂小言之則為跔量其時之安危事之是非而為言大小之制也厥今天下之勢

宜何如言之曰淮曰蜀云者是不得已而有言也譬夫
考作大室俾子孫世居之葺之以蕃育生養其中悠久
分裂破壞撐拄頹垣墮砌者大半則當量其家之力而
為日補日葺以求復其初今天下之勢曰淮曰蜀云者
是令日可合之勢也小言而不敢太踞大言而不敢太
迂是亦不得已而為言也且誇誕而無當浮競而無極
以苟悅上意而窺中主欲至使目語而心違之口順而
腹非之樊噲願得兵五千横行匈奴而季布欲斬之濊

宮願得騎五千以立功匈奴而光武笑之此二子者大言不切於用必有能知其說者賈誼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況以天下之勢論天下之兵得不量其言之小大而致其聽之可不可乎搖搖中流以幸舟楫之得濟於風濤澒湧之中嗟夫聽者之不審言者得以幸免令士大夫相習為大言久矣不可不折之以其事也所謂攻守者雖兵家預形然守淮守蜀二者可合而不可離亦不可偏舉此一定之論也且借三國之勢論之諸

葛孔明之入蜀也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難與爭鋒吳孫權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荊州連吳會巴蜀用武之國益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如亮之言合吳蜀之勢今日淮蜀一定之論也至曰用荊州以出宛洛用蜀以窺秦川而霸業可成夫孔明之言豈不欲大其言曰中原可復三國可合乎乃蹈於一方而自守也善夫張華謂羊祜曰吳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越此守淮之說也然則天豈限絶南北乎我疆我土枕戈

不忘以形為守以忠為攻守必以人戰必俟時不徒取人之空言而責其已試之事其成否必有不可掩者嗟夫人意即天意也若以泛泛之言而輕用天下付成敗於一擲不幾於輕舉而失所重哉吾故舉淮蜀可合而不可離以為東西輕舉之戒為守淮蜀之當務云

建康形勢論

愚謂天下要令有勢而後以道運之譬如善奕用碁不多而得勢已廣今日之建置他日之補就如絲貫繩聯

不見間隙可乘之處而後大勢定夫惟勢定故四方耳目趨於勢之所重以決其功之可立六朝以來其進取中原者不乏然而知進而不知所以為後顧之計如驅子弟以鬬之通衢不幸力竭反顧其家則遠而無所告訴殷浩陳慶之不足道也桓温謝玄劉裕吳明徹皆有破竹之勢而不知所以委重故一朝渙散前功盡廢世嘗謂項羽既取關中乃退都彭城以成沐猴之譏愚謂項羽不失策特悟之太晚故後世得以成敗立論耳方

羽之既殺會稽假守也使之畧各建立根本而後遣心腹渡江身據山東以觀中原之困徐起而乘之則伯業已成矣項羽剛躁欲速新得會稽客主未定乃驅人之子弟以渡江既得關中自覺其客寄之難乃復歸重於山東顧已無及矣凡今天下之勢所委重者何也長江之南建康為重頻年有望幸之意臨安駐蹕已踰三十年兵民井邑卒未可動摇而應接江淮則疑於迂緩愚嘗觀太宗皇帝新一天下之心首以真宗皇帝判開封府

所以經營彭城之勢使其他日可以用山東而臨中原則廣陵淮陰以東可以列戍相望而制之於此矣凡天下之事圖之於目前者未若先定其勢之為不可勝也我有不可勝則彼欲求勝者所以成吾必勝之勢內法太宗之神謀近取彭城之制勝歸重建康其為先乎

以守養戰重方面論

愚聞之東晉有弱中之强故江淮分守禦之勢李唐有强中之弱故河朔養腹心之憂夫外視弱矣而守禦有

定論則未嘗不强外視强矣而制馭不自我則未嘗不弱夫知守而後可以謀戰茍惟守之無地則戰者雖百勝其能久乎東晉雖戰不足而守則固是以聽勒苻堅之强不能逞南渡之欲李唐雖戰有餘而守則不力是以趙魏之地常鞠為盜賊之囿天下之勢其根本在守而其應在戰是知遠攻者必近守不可忽也劉宋元嘉七年到彦之等以舟師自淮入泗泝河西上碻磝滑臺虎牢金墉四鎮列兵分守魏主命悉衆北渡諸將莫不

稱慶而王仲德獨以為敵人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全聚若河氷既合將復南來至十一月而四鎮復陷以檀道濟之威畧亦不過全軍而已此前事之鑒也往者北人之歸河南五路也或傳北人之謀謂要得入川不難將陝西棄下三五年南兵決來守之道路已熟一發決去必取川蜀是知示弱以致吾之驕佯北以誘吾之進遺我以殘破之地使吾取之以分吾兵勢約我以和好之言俾吾信之以出吾不意我之前

日所以失者猶元嘉也夫鞭雖長不及馬腹而强弓之末不能穿魯縞六朝之際河南之地隨得隨失盖地既平曠敵通其內淮南隅其外而制勝之重或又遥决於大江之南藉使得河南之地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大軍稍遠士心便怯此宜可慮也愚謂今日悠久之慮要以守而待戰兩淮之地形勢不相為應者頗倣六朝兼督之制以重臣分臨之多者不過數州使諸將有以分屯而聽其節制如慶歴各以分委

韓琦輩重其方面之權而申以春秋責帥之義無事則謀守有事則總之於府此所謂以守養戰而以弱養強也

分重地以委心腹論

愚聞之用意於悠久者視目前為輕而意外為重是故智者不以其所重易其所輕凡人之有所甚愛與夫有不欲者情也情用於所愛故目前之輕或享其逸情忽於所不欲故意外之重或廢於勞豈特人情之不自覺

亦私欲勝而不自知耳孫武斬宮人穰苴刺莊賈魏絳戮楊干此所謂激之使奮蓋善權輕重而深明勞逸者也夫居其輕且逸而不自憂此孫武穰苴之所不堪也方今天下輕重之權制之於上目前之所憂或不分任天下之重而意外之憂嘗以施之所不欲之人故任其重者或無激昂之意竊嘗羨慕於安逸愚嘗怪東晉其清談風流如温嶠庾翼謝尚謝安父子其於廟朝未嘗無蕭然出塵之意至於臨戎制勝率先武夫而使之信

服溫嶠能制陶侃謝尚能撫姚萇庾翼能知桓溫謝玄能御牢之彼豈無所以素折其心哉六朝守禦要地如淮陰雍丘合肥鍾離歷陽雖外廹彊敵多以輕裘緩帶臨之而令顧盡以責踈遠之臣或遥隷於大府此於輕重勞逸或有可議也六朝之重地亦不常其重在鎮守或自江陵而移上明或自巴陵而移武昌惟因地制重耳今侍從而上豈無昔人溫庾王謝之望者特其功名未建耳愚願今日之重地分以委之許之各置親兵各假

靜之名而養成姑息之實則勢因以不振是故以治軍則弛以治民則惰以興化則玩彼必有流於俗而不自知者又相與持天下之勢以幸吾之不立此聖明所宜禁而大臣之所當治也天下無事用兵之問雖至於廟堂而未嘗徧動於有位者之聽故不習而聞者必駭不樂而用者必憂發言盈庭誰肯執其咎其穩積則有自矣夫制俗之道無大於無私而持勢之權莫審於無心盖天下之所守者民也而與民為守者士大夫也喜怒不行則聽覽公毀譽不入則取舍定凡令

之說未能盡一士大夫之心則天下之耳目必有所惑而不信令之所以欲致於富彊者非必決之戰勝而後為富彊也望之隱然有不可測之威而即之隆然有不可犯之勢譬如富家大室壯子愛弟彊奴悍猾各當其處則雖開門延寇誰肯輕入其奥哉愚願制異同之俗而使之一持戰守之勢而使之定天下之人茍有所見使之各盡然後養成可用之才以成不變之論則人心自得而天意自復此非所以保勝乎

合四勢以强天下論

愚聞之天下之大亦恃吾有勢而已民者所以保此勢也財者所以養此勢也兵者所以持此勢也將者所以用此勢也合四者而一之則在於上是知有勢者彊無勢者弱天下有天下之勢一國有一國之勢一城有一城之勢諸葛孔明不鎮漢中而崎嶇於梁蜀之郊不善法高祖也劉裕置東秦州而負西北之望不善鑒項羽也天下之事既得此勢則因其民用其財役其兵馭其將要皆有推赤心置人腹中之術貪則失其財怯則棄

其民私則離其兵闇則敗其將是知勢之所在莫若一其歸重之地唐之藩鎮議者謂之授人以太阿之柄愚謂不然勝者所用敗者之綦使令而能復唐藩鎮之勢則分地而守得寸則付之寸得尺則付之尺將賴其守以成吾之事而何疑之有昔者漢高祖之語張良也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大哉此言不曰捐關以東付之而曰棄之此其視剖印不授者成敗相去豈特目睫之間乎愚嘗謂唐人之法如宣歙池之為觀

察岳鄂之為節度小者或不過三四州而自用其民率有以自固今江淮用武之近者權望俱輕若稍倣唐藩鎮之勢而無盡制其權使之有以自用其兵民則他日之能復中原視其有功者以高祖之為心可也今江淮之州相去或七百里而僻小如蘄黄者緩急無以為固必其有事而後大將出於其郊則民心固已驚危矣如欲合四者之勢以强天下其可不慮此乎

之地以激成不變之勢夫勢之所激是果何以致此太平之世明聖垂衣拱手於上而宰相率百執事於其下習於寛緩和易之域以期天下之無擾心意之所積口語之所宣將以是納一世於君子長者而後已此其用意豈不甚善然天下之所樂與夫一世之所安則必將有不虞之變藏於其間而勢遂已成天下之人惟見乎勢之宜為此也則求其故而不能得獨不思向者之所樂與令日之所安皆習久而玩熟放弛而不力則稔成

必然之勢也固宜君子處此惟其素所抱負求以振起天下之勢則將有不言而風行不動而雷聲者靡然變其前日之故以使之一新而又慮所樂所安之既熟蓋樂至於過而安至於弛則誰與任事而循名責實至於使之蹙額不寧則又非盛世道德密庸之意恭惟真宰造化天藏而神運則今日之勢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以自革於偷懦苟且之俗石雖不肖何敢議及此然重惟今日之治天下士大夫宜各竭精殫慮曰小曰大隨所

處以自力於事功之急顧狃於所樂所安之習而視景
偷日一切相戒以無為多事則吾君吾相未必肯許其
如此而無害也蓋聖人之於天下也非習俗風氣為憂
在乎紀綱法度之不立紀綱法度之在天下其所寓甚
徽而毫髮不戒則勢之所以養成者多有不虞之悔異
時熙豐之盛以極於宣政之大過執事惟不知紀綱法
度之所在而一切從事於虚文以移天下之耳目勢既
稔成而風俗如平川大波放潰發洩求其所以至此而

不能得相激相作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恭惟中興以來三十餘年矣生聚教訓忠厚之澤所以浸漑天下之肌肉者不為不至石之私憂過計獨不及於天下之勢而以原於風俗者何也蓋昔漢文之世在位者皆以長者得名而天下無事亦有可憂之勢賈誼故獨喻以措火積薪火未然而謂之安誼之通達國體必有見於此矣夫以文帝之寛厚而大臣皆以長者自處誰肯與天子任其嚴以存天下之法蓋長者似仁而長者流於鄉愿

不可不畏也今日天下之風俗所以作成天下之勢似不可忽也通其變使民不倦或者士大夫今有倦者矣齊威王所以賞罰阿即墨者雖非盛世忠厚之比而於今日天下之勢似當如此而後興起也石孤遠小官議輒及此不任死罪然一官晼晚垂垂五十饑寒凍餒之恤所不宜言而出其言則似非苟然也天下之事思之於山澤而或明於市朝石尚有敢言者執事其察之

上蔣丞相書

憂大忽小急先緩後人之常情明者見之則其小者在
所憂緩者所當先也石到沈黎有可言者事皆沿邊利
害他日有識者來此則曰李石嘗用此州不略出一言
爲此州久遠慮是仰負朝廷與相公委寄之意竊見沈
黎爲州空城仰食卭雅鹽米日計一日官吏軍民僅能
支撐城雉不葺器械不修糧無一月之儲爲可憂至於
禁軍弓手可以團結入敎閱者三四百人此又可憂也
渡大渡河即有土丁二三千家習險阻之地形知蠻人

之動息力足以抗變而敵之此外黎為州蓋搖搖也蕃蠻日有四五百人在城市每每市馬則相與傲睨知州廳事前守倅率買馬官坐廳事與互市左右編欄不過持梃嚴衛而已城堞甲仗兵籍倉猝可倚仗乎所賴者土丁隂制之於後而已石用此大段優恤土丁不他役以擾其家無追胥以廢其時土丁户下稅米每斛舊理一十三貫估石與每斛減五貫其對折之錢以吏人之未請兵籍之詭名酒務糟水錢之羨湊合對減刻板列

之廳事以示久遠申諸司照會此寬土丁之一說也至其他城堞甲仗兵籍提刑鈐轄日檄本州增葺顧窮邊寒壘何力可辦欲從朝廷依前太守馮某所乞支降度牒二千來道為三事之費在相公介意即辦矣又兩蠻王甚向化其諸蠻如盧恨一族閭有不測往來嘉黎兩州作過抄掠小路都王伺察來報意亦甚勤求有答其意本州何敢創例亦欲朝廷略有賞賚如衣服官封爵虛名之類此事亦與申朝廷看如何照見便民五事此

而於雅為贅黎受六詔諸族蕃蠻之敵雅特蕃人碉門一族蕃人往來互市仰食所求悉出於黎乃以無所統攝之邑責之辦事如所轄輸賦不特馬路不脩雖迫於上司行移誰肯為動心哉此特其細耳邇來兵馬日急蕃蠻日驕萬一有如唐人西戎尚可南蠻殘我之説黎雅二州之守肉可食乎五七年前虛恨籠篷之禍可鑒也黎因山為城如半進則薄大渡河退則阻九折若不少展脚當有事時為棄城拱手就縛可矣石自到官面

調而心折之諸族頗知畏愛適以邛部都王蒙備死馬
路幾絕殊費招來其雒曰保賽蠻都王欲來市因言曰
邛部我雒也向殺我人欠我骨債為其所阻與漢絕十
二年不通特來理會公事而邛部亦怙衆以拒其路保
賽者與蕃姻婭介恃以逞蕃嫉邛部邛部畏蕃之反也
因說與朝廷接待諸族恩意惟一宜體悉世世與漢互
市不必因是相為猜間令此就城下打話椎牛為盟可
保無虞也然自今視之蜀之多事民心搖搖孰與無事

時徼隙小鎛自當長慮却顧何忍憒憒於道塗聾盲之夫言行則事立言不行則事不立昔人所共患石則非所患也度朝廷未必從誠如台諭但兩收宣樞書云諸司有異議尚當不一言之制帥亦云頃問張憲亦以為然終不知諸司果何所去取誠如沮者之説是石以一言之輕與雅人為聚訟可笑黎衣食卭鹽雅粟粟唐以來有之非創行也卭鹽理納錢令則正色又復減半而州自請一如丐然兵之一衣折黑鹽七升雅粟八斗之

數計逐月支遣外尚闕兩月則州自那兑此外應副諸
司窠名不缺然軍民久困且弊只可吝用省費既已寛
土丁米估之半又勸上户和糴賑濟不唯備此艱歲而
軍食比常年可寛兩月借兑且以義倉一事雅之士孤
寒闕節兜攬攜斛而輸每斛九斟五升如義倉鼠雀之
耗將安所取黎受兩州支移之弊類此此外民吏帖帖
盜賊日衰獄圄日清皆威令所及不即敗曠幸也第以
私計瓦裂災患頻併已露懇丐求便親養雖八改月於

此不敢以私廢公麄糲度日僅如一僧襆被待去矣一二事稍似疚心若不布之左右是負屈沈寃於九折風雪中果何以自白於幽冥蒼蒼也言之忉怛春寒伏乞以道素倍保台重酒力甚健可以驅黎之風伯此去有燒春更得數酌以洗邊瘴如何不宣

答趙道源秀才為僧書

趙君足下昨袖詩見訪對坐客讀詩知欲祝髮為浮屠事垂成欲謀於僕謂僕有學校一日之知故不遠三舍

地以來僕可無詞乎甚矣足下之未喻也伐國不問仁
人斯言何為至於僕哉僕為人師以行道解蔽為業在
成都時足下所聞僕教諸生以何等言語乃欲相望以
此乎僕固未嘗絶浮屠氏而不知有其說也特以朝儒
而暮釋絶先世之祀信汗漫不根之說以流為苟且幸
免之民如足下者僕所深諱也雖釋迦氏復生亦將絶
足下而不友況僕乎足下家不至饑寒有田舍作業父
母止一子傳世教之為儒亦駸駸乎成矣不幸父母死

朋舊得此如面也僕丱角從鄉曲之師與士子游處至百十不少其能自託於道義使人惙惙於心不忘如足下者纔一二輩耳喜慰蒙教以養生之說且欲有所資問於僕僕則不然也僕儒不知道者於易性命有得知中庸大學誠明止靜蓋出入呼吸間服其言而躬踐之也自少孱病而貧藥食不足自給而氣血筋骨欲有所用誠得不夭横自殘於一支不舉一脈不伸為全人以不辱為人子不虛生一世足矣此僕所以聞道之始也

家苦貧甫冠逐食諸所至得一榻每每幽深窮寂少年所願樂初不能無思思不即得隨即灰冷不復燼於念慮也始而學學而習習而熟熟則入入則久此僕所以得道之堅也身多作客家居日少自丁先人憂出居廬既除喪不忍復寢內近二十年安然如一日體中寒暑小不佳不臥不呼醫靜以遣之大者一二日愈小者隨即愈官太學三年東南海瘴毒屬蒸濕薄人膚肉不過閉目靜坐或小不安為之一二日不食亦即愈性嗜書

於雜交悠悠者一絶去不省用是得擯斥於朝買舟西
泝風濤萬里幸此生還拜母顧兒女相拊存不復出州
府且漸漸收魂魄入書卷中不知其為得喪榮辱之有
二於我也此僕所以信道之誠也來書所謂水火坎離
龍虎僕都不曉不知足下從何人説僕無乃誤足下之
聽聞乎愧恐愧恐所須辰砂僕於草木尚不嗜食况金
石乎在東南日遇一道人不説話在闤市中以手指胷
出一藥贈僕索筆題云二月一日歸去半塗見我僕得

欲學古文讀先秦古書與韓柳文取科第看應舉時文一唯吾友自擇貧寒歲久無一物以塞行槖所業卷復歸納衰病無由面别道遠力學自愛

答胡龍學干紀瑞雪書

伏辱惠示長牋至數百縱筆誠悃流出不倦教以所不及望以所不能教以所不及幸也望以所不能於石則何敢執事之文自然之文也而以下教俾追學之是猶策跛希駿而以小支小川擬放於溟渤之大不敏者尚

有意焉若謂有所撰述而以之望石則必吁喘傴瘺濫吹門牆閒所未敢也况乎所書比希世絶塵之事他人選懊所不為執事為之循默䐗澤所不言執事言之人主所知天下所知書之國史著之令甲况施之蜀人有以格天瑞世駭心悅目者吾民欣欣如解縛弛擔不自意其生死肉骨以食息此穩歲也甚惠甚惠且石自以為文者有歲矣丱角篤好皆根本六經中求詩書求其聲氣禮樂求其制度春秋求其嚴易求其深如先秦古

洊蒙貺書溢紙辯說如奔江放海老氣矍鑠所以教病瘁不肖之友甚至感感浚卿以顏子所得易之德行閔子以下不得與則四科德行為二德行矣故不得不辯令浚卿公持所得有淺深石亦得以畢其未盡之說也顏子不貳過聖人詳之有素其讀易至復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此亦不貳過之意不待摩而後復敦而厚復甚者不至迷而不復此孔子所以感歎顏子也其殆庶幾乎以顏氏之子近復之初九也若乃復其見天地

之心則又別一意乃復之全體若喬嶽滄海其一又如嶽之一石海之一波顏子售用不盡處在初九一爻而全體者尚有說在不可便說破文王周公孔子之於彖象其指一卦一爻以稱謂聖賢尚有數處泰之九五帝乙以是歸妹明夷六五箕子以是利貞升之六四文王以是享岐革彖言湯武明夷言箕子文王皆聖人讀易感寓三致其意其於顏子亦猶是矣今便謂其殆庶幾一句閔子以下不得與此吾輩尋常游戲設等級疑難

以病餘子不是著脚處也若謂顏閔入道有淺深是其體而微孟子之說盡矣德行一科凡三人如曾子之孝不得列此豈可便謂曾之德行不如閔子德行乎四科特陳蔡患難相從者尤不可以是窘諸子其升堂入室次序自不紊若妄議其間則孔門投牒求試糊名考校又鬨然爭前矣來教云德行便是著實處不是鬼神虛無之說此浚卿顧僕厚令得出其臆見多苟多苟石以病廢日遮眼不過數行秋夕燈火青熒窓户兒曹咿嘎

昨夜半不覺蒙被坐聽萬卷心願猶未填還得盡空老我枵腹耶念此浚卿亦當惻然向冷珍愛

序

西江集序

士之所養關諸盛衰之運方其養之也氣類感召薰沃浸漬若有所受於天大小廣狹安於所賦不可强而得不可攘而致也雅頌之體博大洪深紆徐豐衍怨而不至誹喜而不至溢浩乎其和厚温恭之氣不可及也至

而上之以及於退之以驗其所傳之自然則圖之文退之之末流但時有後先耳令江西集所載如李才元鮮于子駿文與可皆同時所常往來至東坡父子熟矣後世欲知其文所自與夫一代作成粹美尚考信於斯言

李晉壽詩敘

君子之所恃以為學者至大至剛之氣氣之所藴不躁不競不欺不隱貿然一褐巽懦如無能雖三尺孺子得以狎而奪之至舉其所不得施於世發於語言文章者

詩者蓋窮之實吾晉壽則有不窮者迫之以事而不亂怫之以威而不奪所謂剛大之氣浩然盤結胷次蓋學道君子也晉壽抱負所學困於場屋老得一官為諸侯重客而經濟功名之念慷慨睥睨未嘗一日忘之及再被召官朝著不嵗許罷逐往來道夔子晉壽初不作世俗高下出其所為詩卷相與把酒篤敘族屬說學問累日不倦故敘記其所得於晉壽之詩者於詩卷首而還其卷晉壽名喬年時為鈐司屬官

何南仲分類杜詩敘

雅道不復作至於子美太白天下無異議退之晚尤知敬而仰之唐人多工巧退之以為餘事其有取於李杜者雅道之在故也近世楊大年尚西崑體主李義山句法往往摘子美之短而陋之曰村夫子語人亦莫或信何者子美詩固多變其變者必有說善說詩者固不患其變而患其不合於理理苟在焉雖其變無害也詩記十五國之風而吾夫子取其不齊者而齊之上而王公

大夫下而庸散僕隸上而性命道德下而淫佚流蕩此豈可一說盡之哉吾友南仲取子美之詩句分為十體體以類聚庶幾得子美之變者也南仲曷嘗以是為子美詩之盡然說詩者可以類起矣僕不敢求其盡試援此以從南仲

家譜後序

祖父望子孫者甚厚吾為子孫而自薄其身是薄祖父也其可乎吾宗譜系先御史府君始修之一行之善一

藝之長必爲之傳而登宦籍致饒給者則載其志銘焉所以從善勸後其意厚矣迄今二百年子孫益衆富若貴者志銘多夸詞處約者家傳亦或缺焉故稽志銘之所載求故老之所傳斂華就實自御史立傳之後皆續傳焉而志銘之實亦在是矣有不及載者則其後凋落無所考訂故不敢强爲之辭大抵續傳之作皆本先御史崇善勸後之美意而其要則以行義爲先而宦達次之致富饒者又次之欲使族人皆自力於知行並進之

學而汲汲務外之習或稍息聿修厥德毋忝爾所生吾族之人尚其勉之

代家德麟作重修家譜序

家有譜所以別生分類以著不忘非欲相誇以門地也吾宗得姓受氏自洛而歙而睦蔓衍四出至於源同派別有不可考者故先御史府君實自玄英以下定其可知者為譜而先監場府君又續修之今踰百年生齒日繁昭穆失紀耆年宿德問之茫然後生晚出將為途人

譜其可不修乎德麟不揣輒因舊譜訪問諸族補其未備者而續書之尊卑之序瞭然在目天理未泯或可以起其敦睦之良心焉嗟乎今吾為兄弟子姪者多至數百人遠或千里外原其所自皆出於一人之身也且以吾一身而子若孫或數人數人之愛吾未嘗有異也以吾愛子孫之心推之父祖則父祖之愛吾兄弟子姪者詎有異乎父祖之心未嘗異而吾蔽有已而越秦其視甚者或戕之以自厚則於父祖之心何如也吾族之人

亦嘗有思於此乎故又併著其說於譜後云

自敘

方舟子甫冠筮易得需之夬曰吉哉吾事濟矣需有所待而孚其兆也以夬為決決無疑也以姤為遇遇小人也需與訟對變䷄（乾下坎上）需䷅（坎下乾上）訟夬與姤對變䷪（乾下兌上）夬䷫（巽下乾上）姤需訟曰涉大川者利涉與不利凡十有一多以水為險君子進退取焉陰六六年陽九九年此進退也兌澤巽木舟楫之用膏澤下民如需夬焉可跬

世先是入官太學胥問經業曰易春秋瞿然又問答如初諸生曰吾負笈十五年令得師矣嗚呼使吾生果窮槁死田畝亦復不恨俾尚有立於世宋魋魯倉令猶古也天乎人乎後之君子吾有藉口者乃為詩曰惟吾之學世先大夫大夫之隱遯於詩書手抄經說如哺小雛雛飽而嬉趨師於隅其長維舟舟衆羽翼誰弟誰兄雁行其習次參軍君孝弟以質次鄞兹君有文甚力小者谷弟穉鳴嶷嶷惟鄞兹君其學多通大夫曰汝維舟睦

秋傚予以馳派别江西有徒執經斤斤其儀小舟不幸夭死莫追雲巢小舟道不喪時衆子及孫藩其閈閎籯書未貧詔我後人

自贊 附

老君諸孫西佛東丘神巫好看莫錯眼漲天之波一方舟

黑風鼓海白波漲天鯨乎舟乎六爻鐵編日高睡眠幸此堯舜之年

氣以守神心以運目默以掩口（或作緘口）靜以止足不竿而漁不繩而牧自放於無涯之津如不繫之舟人或謂之曰僕